

鲁枢元 著

生态批评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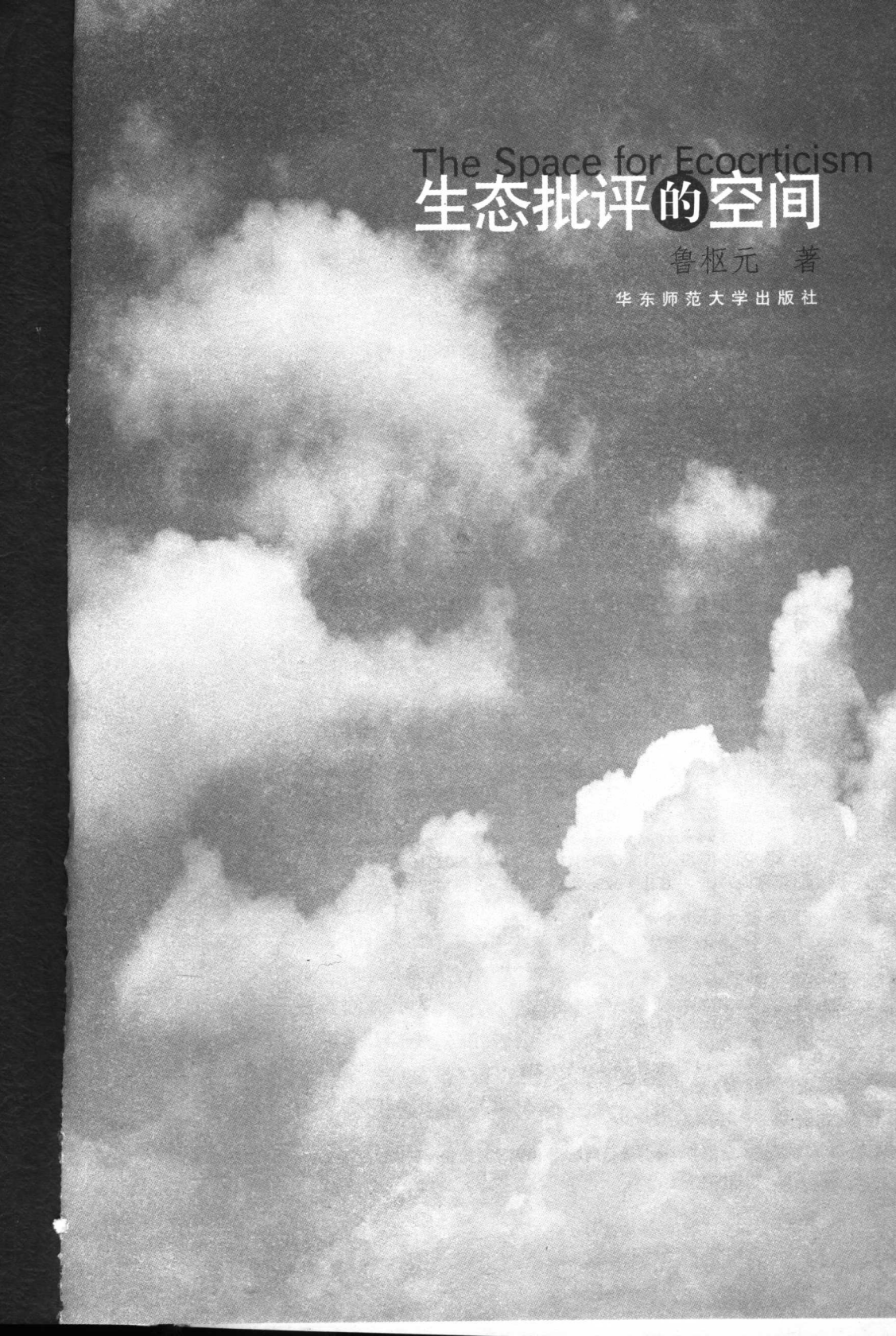
*The Space for
Ecocriticism*

The Space for Ecocriticism

生态批评的空间

鲁枢元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批评的空间/鲁枢元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5617-4719-5

I. 生... II. 鲁... III. 文艺批评-研究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6303 号

生态批评的空间

著 者 鲁枢元
组稿编辑 李金凤 王 焰
文字编辑 孙士聪
责任校对 骆中权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78 16 开
印 张 21.2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4719-5/I·235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言

人类,也会犯错误。

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人类近 300 年的快速发展历史中,整个人类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忽略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乃至酿成了如今世界性的生态灾难。300 年来,总是说社会在发展、在进步,然而发展进步的结果,却连自己的呼吸、饮水、行路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行为都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窘,甚至,人类赖以生存的惟一家园——地球生态系统也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尽管人们已经开始做出种种努力,生态危机的严重局面仍在日益加剧,而且日益深入地蔓延到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精神领域。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划时代意义的话题,生态学开始走出其固有的狭窄学科领域,开始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在西方,甚至有人讲,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 300 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世界观。“颠覆”同时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换和衍变。在知识界,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观念开始作为一种弥漫性的学术背景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政治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法学……的破土而出,不只显示出学科建设的意义,那也是一场精神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

仅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看,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

批评之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又一个批评派别。但如果透过“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这一宏观背景看,生态批评将负载着更多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责任。正如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 L·布依尔(Lawrence Buell)教授指出的:生态批评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还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参与实际的生态运动。他们坚信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可以为挽救生态危机作出贡献。生态批评家不赞成美学上的形式主义,不坚持学科上的自足性。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特别注重从其他学科及其他批评模式中吸取经验。在布依尔看来,生态危机是一种覆盖了整个文明世界并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经验的普遍现象,因此生态批评的任务不只在鼓励读者重新亲近自然,而是要灌输一种观念、一种真切的人类生存意识,使每个人都认识到“他和他所栖居的地球生物圈是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

最初的生态批评只是把目光投注在文学作品的题材上,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范围内,这虽然是必要的,但毕竟狭窄了些,是一种狭义的生态批评;随着生态运动的持续开展,“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其批评的空间也在不断扩大。概而言之,人类的文学艺术迄今为止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因此都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评判。我现在着重思考的是:如何让文学主动接受一种生态观念,让生态批评能够面对整个文学现象。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阐释、权衡。甚至不只是文学艺术,还应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次文学批评理论的“转移”,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如果

这样的转移真的已经开始,那么,人们甚至还可以期待,日益萎顿的文学精神将获得新生,时代的转移将为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提供一次“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

期待中的生态批评空间应该是更为广阔、更为恢弘的。

目 录

前 言

I · 人类纪——生态时代

THE HOMOSAPIENS PERIOD · · THE AGE OF ECOLOGY

- 1.1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批评/3
- 1.2 生态困境中的精神变量与“精神污染”/14
- 1.3 地球“精神圈”与生态内源调节机制/25
- 1.4 生态时代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走向/30
- 1.5 人类纪:文学的使命与文艺学研究/42
- 1.6 生态时代:中西学术流向的新格局/56

II · 诗性灵——精神生态

POETIC MOOD · · THE SPIRIT ECOLOGY

- 2.1 诗情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77
- 2.2 精神的涵义与精神生态学/85
- 2.3 开发精神生态资源/94
- 2.4 文学艺术与“好的灵魂”/107
- 2.5 现代都市生活的生态批评/117
- 2.6 关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论争/139
- 2.7 文学,一种恢弘的弱效应/165

2.8 数字化风险与修辞空间的拓展/173

III · 跨学科——生态视野

CROSS—DISCIPLINARY · · THE ECOLOGICAL VISION

3.1 怀特海的预见/191

3.2 精神生态和生态精神/195

3.3 生态学与文艺学/200

3.4 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216

3.5 生态批评的对象与尺度/229

3.6 我的文艺学跨学科研究/238

IV · 文学史——生态演替

THE LITERARY HISTORY · · THE ECOLOGICAL SUC
CESSION

4.1 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255

4.2 文学艺术“自然”主题的衰变/276

4.3 文学艺术史:生态演替的启示/292

4.4 自然之维——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315

附录

《绿化文学,绿化心灵》

——中国首届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倡议书/325

后记/329

The Space for Ecocriticism

by

Lu Shuyuan

Table of Contents

Foreword

I · THE HOMOSAPIENS PERIOD—THE AGE OF ECOLOGY

- 1. 1 Ecocriticism and the human Turning of Ecology
- 1. 2 “Spiritual Pollution” and spiritual variables in ecological mire
- 1. 3 The “Spiritual Sphere” of the Earth and the endogenic regulation of ecosystem
- 1. 4 The aesthetic disciplines and artistic current in the age of ecology
- 1. 5 The Homosapiens Period: the miss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studies
- 1. 6 The age of ecology: The latest sino-western academic dynamic

II · POETIC MOOD—THE SPIRITUAL ECOLOGY

- 2. 1 The dismantling of poetics and G. Simmel’s philosophy of currency
- 2. 2 The meaning of spirit and the spiritual ecology
- 2. 3 Exploit the resources of the spiritual ecology
- 2. 4 Literary art and the “good soul”
- 2. 5 Ecocriticism about modern urban life
- 2. 6 The argument about “routinize aesthetic activities”

2. 7 Literature as a grand pliable effect

2. 8 The risk of digitaliz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rhetoric space

III ·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THE ECOLOGICAL VISION

3. 1 Whitehead's foresight

3. 2 Spiritual ecology and ecological spirit—correspondence with Mr. Yu Mouchang

3. 3 Ecology and literary studies—a dialogue with Mr. Yu Mouchang

3. 4 The knowledge space for ecocriticism

3. 5 The object and yardstick of ecocriticism

3. 6 My cross-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IV · LITERARY HISTORY—THE ECOLOGICAL SUCCESSION

4. 1 The semantic field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风” and the spirit of ancient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4. 2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theme of “nature” in literary art

4. 3 Literary history: an revel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uccession

4. 4 The natural dimension—an ecological sight of writing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ppendix

“The Virescence of Literature and Soul”

——a Proposal made at the First Symposium of Chinese Ecological Studies

Postscript

I · 人类纪——生态时代

THE HOMOSAPIENS PERIOD

• THE AGE OF ECOLOGY

时代的转折已经悄然开始,按照地质学家们宏观的说法:地球已经进入它的“人类纪”。

与“寒武纪”、“泥盆纪”、“侏罗纪”……不同,“人类纪”远不仅是一个地质学概念,它更是一个跨越了人与自然的多学科概念,一个全体地球人类都不得不密切关注的整体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种充盈着生态学意味的“全球化”。

人类在酿造了地球生物圈的种种危机的同时,也给地球的“精神圈”遗留下种种偏执、扭曲、裂隙、空洞。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修补地球“精神圈”,是文学艺术在人类纪的神圣使命。

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中西学术精神的交流已经发生了新的结构性变化。在生态话语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共同话语之际,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显然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并将产生更为切实的效用。生态时代,将是中国学术精神世界化的开端。

1.1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批评

贝塔朗菲(L. Von. Bertalanffy, 1901—1972)曾经如此宣告: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创的西方现代文明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伟大创造周期已经结束。也还有人说,人类史上只出现过两次“真正的革命”,一次是“农业革命”,一次是“工业革命”,当前,“第三次真正的革命”正向我们走来。至于这一“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时代”的名称,人们还没有意见一致的看法,我赞同这样一种提法:即将来临的时代是一个“人类生态学的时代”^①。

“生态学”(Ecology)在1869年刚由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时,只不过是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一门研究“三叶草”、“金龟子”、“花斑鸠”、“黄鼠狼”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动有趣则又无关宏旨的学问。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却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很快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近年来,随着地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学更加引人注目,似乎注定要成为21世纪的一门“显学”。

在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所研究的课题还仅仅局限在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基本上采取的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其结果是建立了诸如“昆虫生态学”、“草原生态学”、“森林生态学”、“海洋生态学”、“湿地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等一些专门化的学科。正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生态学渐渐形成了整体的、系统的、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跨学科的学科规范。

① [美]E·拉兹洛:《即将来临的人类生态学时代》,见《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0期。

到了 20 世纪初,在 sociology、人类学领域有人开始把生态学的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生态学开始渗入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促使一批新的社会科学诞生,如“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经济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生态学从此呈现出越来越浓重的人文色彩。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最早可以追溯到杰出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1902—),这是一位孤军奋战的先驱,是他于 20 世纪 30 年代率先在生态学领域引进了“文化”因素,并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

人类进到生态的场景中……不仅只是以他的身体特征来与其他有机体发生关系的另一个有机体而已。他引入了文化的超机体因素。^①

在他看来,人类对环境的适应主要是靠文化的方式达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也主要是借助文化(或文明)的方式实施的。研究地球的生态状况而拒绝研究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这样的生态学已经失去了时代的意义。

1949 年,美国林业局的一位普通的林务官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在他去世后的第一年出版了他的《沙乡年鉴》,书中将整个地球自然界置放于道德视野之中,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诞生铺设下第一块坚实的基石。他睿智地指出:

事实上,人只是生物队伍中的一员的事实,已由对历史的生态学认识所证实。很多历史事件,至今还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②

① 转引自[美]E·哈奇:《人与文化的理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4 页。

②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95 页。

我们大家都在为安全、繁荣、舒适、长寿和平静而奋斗着。……不过,太多的安全似乎产生的仅仅是长远的危险。也许,这也就是梭罗的名言潜在的涵义。这个世界的启示在荒野。大概,这也是狼的嚎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①

利奥波德在书中抱怨,当时美国的高等教育还在微妙地躲避着生态学,艺术和文学、伦理学和宗教、法律和民俗,全都无视自然的存在,他认为这不但是短见的,甚至是愚妄的。因为人类与土壤、水、植物、动物都同在一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在这个共同体的阳光下占据一个位置。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人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才会是和谐的,人以及人类社会才可能是真正安全的。

1962年,美国女作家瑞秋·卡森(R. L. Carson, 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作者一反常态地把满腔同情倾泻给饱受工业技术摧残的生物界、自然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态度,并以她生动的笔触将哲学思考、伦理评判、审美体验引向生态学视野。原本属于自然科学中一个小小分支的生态学,从此以后就延伸到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与我们的时代脉搏息息相关起来。保罗·布鲁克曾经这样评价卡森对于开创生态时代新文明的意义:“她将继续提醒我们,在现今过度组织化、过度机械化的时代,个人的动力与勇气仍然能发生效用;变化是可以制造的,不是借助战争或暴力性的革命,而是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②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一位圣哲式的生态运动活动家奥莱里欧·佩切伊(Aurelio Peccei, 1908—1984)在全球迅速掀起一场揭示环境危机、拯救地球生态的浪潮,使原本关在大学

①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

② [美]瑞秋·卡森:《寂静的春天》前言,晨星出版社(台湾)1997年版。

教科书中的生态学一下子走进世界各个大国政府首脑的议事日程中。“生态”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流行语汇,甚至成为一个热门的时事话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自称“走向自然、走向荒野的哲学家”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1933—),为促使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撰写了大量论文。他跳出人类中心的认识框架,立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总结出自然在 10 个方面的价值: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辩证的价值、宗教象征价值。^①从而全方位地论述了自然与人类文化的血肉关系。

一个多世纪来,生态学已经确凿地展现出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乃至诸多人文学科扩展的轨迹,生态学者的目光也渐渐由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扩展到人类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层面上来,“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都已经成为目前生态学研究的一些新的生长点。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一种革新了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

以上我们没有谈到亨利·戴维·梭罗(Henri David Thoreau, 1817—1862),那是因为直到他辞世之日,生态学也还没有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但这并无碍于他在生态思想史中的地位,也无碍于我们将他看作西方“人文生态学”的先驱。他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经看出工业文明给自然生态带来的损伤,他说那就像从美妙的夜空里摘去了最亮的星星,从一首优雅的诗歌中删除了最动人的词句,从一曲庄严的交响乐中抽掉了最悦耳的篇章。伫立在瓦尔登湖畔的梭罗苦思冥想的是,如何挽回一个完整的地球,一个完整的上苍!

①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第 5 章:自然中的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 1941—)在他的《生态思想史》一书中曾划分出两种不同的生态学:一是“帝国式的生态学”,坚持要通过理性的科学技术“治理”自然,让自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一是“田园式的生态学”,倡导人们克己自制,与自然和谐共处,过一种简单淳朴的生活,一种诗意盎然的生活。沃斯特说这是一种浪漫的生态学,一种更接近审美和文学艺术的生态学。梭罗,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小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如今之所以越来越受到更多的生态学界、文艺学界人士的热爱,正是因为他身上近乎完美地展现了自然与诗、生态与艺术的结合。

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什么,文学艺术在即将到来的生态学时代将发挥什么作用,文学艺术在当代日益蓬勃发展的生态运动中居于何等地位,在日益深入的生态学研究中文学艺术理论与文学批评又将发生哪些变化,已成为一些十分重要而且非常有趣的问题。

英国哲学家 A·N·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在论及 19 世纪英国文学时指出:正是这一时期的诗歌,证明了人类的审美直觉和科学的机械论之间的矛盾,审美价值是一种有机的整体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类似,“雪莱与华兹华斯都十分强调地证明,自然不可与审美价值分离”。自然与人的统一,更多地保留在真正的诗人和诗歌那里。这就是说,诗歌中表现出的艺术精神,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一个标志^①。

在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他把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社会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神话限制着科技的肆意扩张,歌唱命名着万物之母的大地,梵·高画笔下的一双农妇的鞋子便能够轻易地沟通天、地、神、人之间的美妙关系。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人在大地上的“诗意的栖居”,诗,“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更不只是一种表达的技巧,“人类此在在其根基处就是‘诗意

① 参见[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85 页。